



貝殼

刘二水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貝殼

刘 二 水 著

范 一 辛 画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反特故事。杜小星和何秀跟大人从东北到廣州海防前綫去看爸爸，他們的爸爸正好在一个連隊里工作。他們在路上成了好朋友。在火車上，他們遇見一个自称是复員軍人的人，这人是个特务。他跟了他們到廣州，并且从他們身上了解到海防部隊駐地。他到部隊駐地指引敵机來侵擾。他又利用杜小星和何秀揀貝殼，到海島上去拍攝陣地照片。但是解放軍早有准备，布置了天罗地網。杜小星和何秀發覺了他是特务时，就勇敢地去追踪，發現了他隱藏的山洞。这时解放軍也赶到了，終于捉住了这个特务。

貝 殼

刘 二 水 著

范一羊繪圖·裝幀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登號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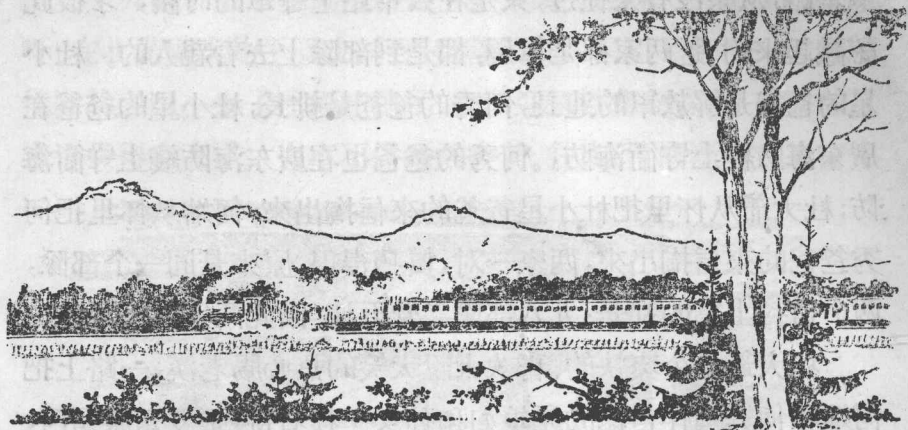
書号：文0041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· 印張 2 3/14 字數 35000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90000 定價 (3) 0.17 元



一列火車順着鐵軌日夜不停地奔馳着，車廂里運載着形形色色的旅客。每到一站，火車就停下來，火車頭“咣！咣！”的喘着氣，歇一歇。這時車廂里就更換了一部分旅客：有些旅客到了目的地，下去了；新上來的旅客填補了他們的位子。可是也有些這樣的旅客：一直坐在車廂里，要跟隨着火車到它的終點站去；像杜小星和他的爺爺杜大爺、何秀和她的媽媽何嬌，就是這樣的旅客。他們在哈爾濱北邊的一個車站，坐上從滿洲里開往北京的火車，火車載着他們走了兩天兩夜，到了離北京四十里路的丰台站才下了車；然后又換上這列從北京開往漢口的火車，他們要到漢口才下車呢！

杜小星家和何秀家原來並不相識，兩家的村子相隔有一百

多里路，從來沒有來往過，只是在火車站上等車的時候，才彼此認識起來的。這兩家都是軍屬，都是到部隊上去看親人的。杜小星的爸爸是解放軍的連長，何秀的爸爸是排長；杜小星的爸爸在廣東海防綫上守衛海防，何秀的爸爸也在廣東海防綫上守衛海防；杜大爺從懷裡把杜小星爸爸的來信掏出來，何嬌從懷裡把何秀爸爸的來信掏出來，兩家一對，真巧得很，原來是同一個部隊，兩個信封上寫的都是：九八部隊二營五連。因此兩家就搭了伴。

杜大爺是個爽快的、喜歡大說大笑的熱心腸老漢，一路上把何嬌和何秀當作自己的兒媳婦和孫女一樣看待，張羅東照顧西，簡直像個老家長，旁邊人誰也不會相信他們原來不是一家人。

何嬌還很年青，是一個北方農村的新型婦女：很健壯、愉快，又很溫靜、大方，做甚麼事都是有條有理的，很細心，有分寸。別看杜大爺一路上大喊大叫的，招呼着孩子們，實際上具體工作倒是何嬌在做，她不聲不響地把一個老漢和兩個孩子照看得事事周到。

杜小星十二歲，是個少先隊員，脖子上帶着紅領巾。何秀剛滿九歲。他們倆都是第一次離開家，都是第一次坐火車離開東北到南方去。他們倆的心裡都懷着說不出的高興和興奮。他們將要走那麼遠的路，將要經過那麼多地方，他們將會看到多少新奇好玩的事物啊！叫你一個人坐在家里頭，閉上眼睛想三天三夜也想不出來！

現在是七月，杜小星和何秀的小學校剛剛放暑假。從他們離

家那天开始，就感觉到这将是一个多么有趣味、有意思的暑假呀！在北满广大的平原上，村庄稀落落的，只看见海洋一样无边无际的麦田。麦子已经吐穗了，麦浪迎风摆舞起伏着；高粱和玉米也长得老高了。火车不停地飞奔着。往南开，渐渐看到车窗外



面，麦子变成了金黄色，耨臂收割机在麦田中滚动着，成熟的麦子被割倒了，堆成了堆。人们赤着臂、流着汗，在愉快地收获。火车穿过了山海关，车窗外面的麦田渐渐地不见了，高粱和玉米长高了，远近的村庄稠密了，路基旁大柳树上的蝉“吱呀，吱呀，”的鸣叫着，……这些大自然的景象，在车窗外面的大地上迅速地变化着，好像跟着火车竞赛奔走。到处都是那么美丽，那么灿烂！

杜小星衣袋里装着一支小金星钢笔和一个小本子。还没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就在小本子的第一页上，写了这样十个大字：“我

們偉大的可愛的祖國”。自從坐上火車，他就用他的小金星鋼筆在小本子上開始記錄：沿途經過的地名，省份，河流，每個車站上賣的當地的土產特產，以及車廂里時常更換的短途旅客們講話的方言特點，……。他又很喜歡畫圖畫，有時，他怕光記上文字以後會忘了，為了加深印象，就畫上圖畫。車廂里的列車員叔叔和列車員阿姨，都成了他的好朋友，他時常跑去找他們問這問那。

何秀梳兩根小辮子，在辮梢上用兩條鮮紅的緞帶扎了兩只蝴蝶；有兩只像她媽媽一樣美麗的大眼睛。她很愛說話，杜小星說她像房檐上的小麻雀，喳喳的沒完沒了。她很喜歡想像那些還沒有看到，可是即將看到的事情。她自己一面想一面對別人講个不停；並且要求別人也給她講講這類事。她對杜小星說：廣東的天氣那麼熱，一定有很多樹，各種各樣的樹；因為樹多，鳥也一定多，各種各樣的美麗的鳥，唱着好听的歌；花也一定很多，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各種顏色各種樣式的花；因為花多，蝴蝶也一定多，一定有很大很大的花蝴蝶，她一定要捉一只最大最好看的，夾在書里拿回家去做標本，……。可是一路上，她還是不斷地問杜小星：“小星哥哥，廣東甚麼樣子啊？你給我講講吧！”杜小星已經把所有聽人說過的，以及從書上看來的，再加上自己想像，都講給她听了，可是她還不滿足，還是問，弄得杜小星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只好隨口再給她編造一點。到後來，連編造的也都講完了，再編不上來了。

火車發出有韻律的聲音，不停地飛奔着。何嬌旁邊坐著個老

太太，剛剛在前面車站上車的。杜大爺同這位老太太談得真熱鬧，喊着，笑着，誇耀東北真是個好地方。何嬌坐在一旁聽，不時也插一句半句的。杜小星正在小本子上畫一口井，井上架一個新式水車，一只毛驢拉着。因為他發現火車這一時經過的地方，田地里有許多井，井上架着水車，有的用騾子、有的用驢拉着，車水灌溉田地。他覺得這是這一帶的特點。可是，何秀這只小麻雀，卻在一旁喳喳的說話了：

“小星哥哥，廣東甚么樣子啊？你再講點吧！”何秀的兩只胳膊肘拄在車窗下面的那塊木板做的茶几上，兩手托着腮，兩只大眼睛帶着請求的神情看着杜小星。

杜小星正在聚精會神的畫水車，忽然被何秀給打斷了，最初有點生氣，想罵她兩句，可是看到何秀的那個樣子，就沒奈何的搖著頭嘆了口氣，然後從衣袋里掏出半截鉛筆，又從小本子的後面撕下一張紙來，畫了一棵香蕉樹和兩個貝殼。

“廣東還有結滿香蕉的香蕉樹，海邊上有各種各樣美麗的貝殼。你看，就像這樣的。”杜小星說着，把那張畫上香蕉樹和貝殼的紙遞給何秀。

“海邊上有美麗的貝殼？你爸爸跟我爸爸守衛的那個海邊，是不是也有啊？”何秀看着紙上畫的那個貝殼，驚喜地問。

“有，很多！”杜小星答，就好像他已經去過那個地方，已經看到過似的。

“多好啊，多好啊！”何秀忽然高興得拍起手來，“小星哥哥，

咱們一定要揀許多許多好看的，藍的、紫的、花的、白的，各種奇怪的样子的，像——”她說不下去了，因為她還沒有想出來像甚么樣子，她不得不再請求杜小星說，“小星哥哥，那些美麗的奇怪的貝殼，都是甚么樣子啊？”

“你想甚么樣子就有甚么样子的！給你鉛筆，隨你想吧，想出來一個，你就把它畫在紙上吧！”杜小星把那半截鉛筆遞給何秀，他就低下頭用他的小金星鋼筆又繼續畫水車了。

果然，何秀開始畫她想像的貝殼，不再喳喳的像小麻雀似的搗亂了。杜小星偷偷地看了何秀一眼，不禁為自己的計策的成功，得意得暗暗地笑了。

二

在鄭州，車停的時間比較長。杜大爺帶着杜小星和何秀下車去舒散舒散手脚，活動活動身體。三個人在月台上走了几步，又回到他們乘坐的那節車廂的車窗旁，站在那裡看上車下車的人們。何嬌也從車窗裡探出頭來。四個人一面看熱鬧，一面指指點點的談笑着。

忽然，一個男人，手裡提着一個小包袱，順着月台走過來，像是要上車，又像是在尋找甚么人。走到杜大爺他們這裡，向這老老小小四口人看了一眼，就走過去了。過了一會兒，這個人又走回來，一直走到車窗旁，很客氣的問何嬌說：“請問，這兒還有空

位子嗎？”

何嬌還沒來得及回答，杜大爺搶先說：“正巧，還有一個！”

“請你把这个小包放在位子上，替我看一看，我馬上就回來。”那人很感謝的對杜大爺笑了笑，然後又扭過頭對何嬌說，一面把手里的小布包從窗口遞進去。

何嬌接過小包，放在杜大爺座位旁邊的空位上。那人說了聲：“謝謝！”就匆匆地走了。

車站上預告車將要開行的鈴聲響了，播音員在擴音器里催促旅客們上車。杜大爺領着杜小星和何秀走上車來，坐在原來的位子上。

車站上的鈴聲響了第二遍，火車頭的汽笛開始鳴叫了，那個人才急急忙忙地跑上車來，懷里抱着兩小隻橘子。他把橘子放在行李架上，拿起座位上的小包袱，笑容滿面的連聲說着：“謝謝，謝謝！”這時車已經移動了，開出了車站，漸漸加快了速度。

他坐在杜大爺身旁的位子上，把小包袱放在膝蓋上，慢慢地打開，原來里面是幾件衣服和一雙鞋；衣服中還有兩件半新的軍衣。他抽出一件軍衣上身，從上面摘下兩個解放紀念章，別在胸前，然後把軍衣上身疊好，放在包里，把小包袱放在行李架上。

“一個解放軍叔叔！”何秀悄悄地對杜小星說。

杜小星也在很感興趣的看著這個新旅伴。

這個人三十歲的样子，仔細看，臉上有幾顆很淺很淺的麻子。

“老大爺，貴姓？”他哈了一下腰，笑得滿臉像開了花，很客氣地問杜大爺。

“姓杜。”杜大爺回答。

“我姓王，叫王良。杜大爺是軍屬吧？到部隊上去看望親人，是吧？”王良說到“軍屬”兩個字的時候，口氣顯得特別親密，沒等杜大爺回答，又接着說：“我原來是個軍人，復員還不到半年，現在在廣東家鄉搞生產。我也是個軍屬，我弟弟在部隊上，這次到鄭州來，就是到部隊上看我弟弟的。”

杜大爺聽說王良是個復員軍人的時候，已經覺得像是一家人了，又听他說也是個軍屬，就覺得更近了一層；王良那種親密爽快的態度，更使他高興得不得了。他像碰到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向王良介紹說：“這是我的孫子小星，這個是何嬌，這個是何嬌的閨女秀兒。小星的爸爸和秀兒的爸爸在一個隊伍里守衛海防。我們爺兒倆跟她們娘兒倆也是在路上碰上的，原來也不認識，兩下里說起來，真湊巧，去的是個地方，就搭了伴，……”杜大爺說着，大聲笑起來。

“可不是，真湊巧，一路上彼此可以有個照顧。”王良附和說，然后又問道，“是不是在一個連隊？”

“就是一個連里啊，要不怎麼說巧呢！”杜大爺又愉快地笑起來，用手理着鬍子。

“不知道是哪個部隊？我原來也是海防部隊的，說不定我還認識呢！”王良說。

杜大爺把手伸進懷里去，掏出一封信來，遞給王良，一面說：“就是這個部隊，信皮上寫着呢！杜明，是連長；何大興，是排長，你認識嗎？”

王良仔細地看着信皮，沉吟着說：“我不是這個部隊的。”停了一會，他突然興奮地驚叫起來說：“哎呀，杜大爺，可真巧啦！我想起來啦，離我們鄉不遠，有四、五里路，駐守的海防部隊正是九八部隊二營五連！我跟你們正是同路啊！我到家，你們也到了部隊啦！”

“那可好啦，有你這個同伴，當地人，方便多了！可是免不了要給你添些麻煩！”杜大爺更高興了。

“杜大爺，別客氣，都是一家人！”王良說着，從行李架上取下一小簍橘子來，放在茶几上，剝開了兩個，一手一個遞給杜小星和何秀，一面說：“小朋友，吃橘子！”

杜小星和何秀遲疑疑的，杜大爺立刻在一旁說：“吃吧，吃吧！”

兩個孩子把橘子接過來。何嬌說：“謝謝王叔叔。”

“謝謝王叔叔。”兩個孩子同聲說。

王良又從衣袋里掏出一把糖，放在茶几上，說：“吃完了橘子，再吃糖！”然後又拿了個橘子給杜大爺，又給何嬌一個，何嬌說：“謝謝，我不吃！”又把橘子放回簍里。

杜大爺和王良一面吃着橘子，一面高談闊論。他告訴王良杜小星的爸爸叫杜明，“八一五”日本鬼子一投降，他就參加了解放

軍。那个时候小星剛剛五歲，小星的弟弟小福剛过滿月，現在已經七、八年沒見面了。小星的媽媽在土改的時候，帶着村子里的婦女們斗爭地主，樣樣事都積極帶頭，現在是個黨員，是農業合作社的干部，……

王良一面听着，一面不住地点头，不住地稱贊。

何嬌也在一旁听着，看着，覺得王良这个人很爽快，很熱情；可是，她又覺得他好像客氣得過分，顯得有些虛偽。

杜小星對爺爺的談話不感興趣，因為他已聽過不知多少遍了。他擰開小金星鋼筆的筆帽，開始在小本子上記錄方才經過的黃河，黃河上雄偉的大鐵橋，和鄭州車站。何秀早又拿起半截鉛筆，歪着腦袋，伏在茶几上画画了。她已經被自己想像的美麗的貝殼吸引住了，簡直畫得入了迷。

不久，杜大爺起身上廁所去，王良把屁股挪到里边來，挨在杜小星身旁，看了一會兒，說：“兩位小朋友，你們做甚么功課哪？怎么不吃糖啊？”

“王叔叔，我在記我們偉大的可愛的祖國！”杜小星說着，把小本子遞給王良看。

“王叔叔，我在畫廣東海邊上的貝殼，最美麗的！”何秀也連忙搶着說，把那張畫滿各種她自己想像出來的貝殼的紙，遞給王良看。

王良翻了翻小本子說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很有意思！但是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缺點，各地的特點還不夠突出，還不夠！這不怪你，因

为沒有人給你講，以后我可以給你講。”

杜小星立刻
高兴地說：“王叔
叔，你馬上講講
黄河吧！”

何秀听了，
像从檐上飛下來
的一只小燕子似
的，扑到王良的
怀里，双手抱住
王良的胳膊，搖
晃着，急急忙忙
地說：“王叔叔，
你講講廣東吧，
廣東甚么样子
啊？廣東海边上，
我爸爸守衛的地
方，是不是有許
多貝殼？样子很
奇怪的，顏色很
美丽的？”

王良看着何



秀画的滿紙貝殼，慢慢地說：“有，很多很多，各种各样的！”然后，忽然兴奋地說：“好，就先講海邊上的貝殼吧！”

王良指手划脚地講起來，講得有声有色，他說杜小星和何秀的爸爸守衛的那個海邊，貝殼最多最美，有的顏色像夏天傍晚時候的彩色云霞；有的顏色像秋天的沒有一朵云的藍色天空，……两个孩子听得都迷住了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到了海邊，去揀那些美丽的貝殼。

王良和杜小星、何秀，很快就熟了，两个孩子都很喜欢他。他耐心地、不知疲倦地給两个孩子講這講那，回答他們的問題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，引他們玩，逗他們笑。他對杜大爺像對自己的長輩那樣尊敬，处处照顧。

到了漢口下車，他幫他們拿着東西，背着何秀；走出車站，又替他們雇三輪車，一起到江邊，乘渡船過江；在武昌車站，又替他們辦理長途車票簽字手續；然后又幫他們拿着東西，背着何秀，進站上車，找位子。他們還是坐在一起。

到了廣州，他一直把他們送到軍區招待所，又約定以後那一段旅程，仍舊搭伴一起走。臨分別時，杜小星和何秀很舍不得他走，何秀差不多都要哭了。两个孩子不住地說：“王叔叔，明天你來啊！”

“明天一定來。我還要和你們一路走呢！去找你們的爸爸，到海邊上去揀最美丽的貝殼！”王良說着，又對杜大爺和何嬌點點頭，打了個招呼，就走了。

“真是個難得的好人！”杜大爺對何嬌說。

“小星爸爸跟秀兒爸爸那個部隊，不知在甚麼地方，倒忘了問這位王叔叔了！這個王叔叔在一路上也沒有提到過！”何嬌忽然想起來說。

“這不要緊，軍區里一定會告訴咱們，再說，王良明天不是還要來嗎！”杜大爺滿有把握地說。

三

第二天上午，軍區招待所就把一切都替他們辦理好了。並且通知杜大爺與何嬌說，正巧明天早晨有一輛軍用卡車去九八部隊，是空的，他們可以搭這車走，不必乘長途汽車了。九八部隊在寅鎮，坐汽車要走兩天。到寅鎮再走一段水路，坐小船，三、四個鐘頭就到二營五連的防地。

吃過午飯，杜大爺帶着杜小星和何秀到街上去逛。何嬌因為要洗衣服，沒有出來。

幾天以來，眼前的景物一連起了這麼多、这么大的變化。一切都是那麼新鮮、那麼燦爛輝煌，以至使杜小星和何秀覺得兩只眼睛有些不夠用了，如果再多生兩只眼就好了。自從過了長江，在他們的眼前展開了一片江南的景色：稻田里灌滿了水，生長着整齊的稻子；小孩子坐在水牛背上，在田間小路上走着。後來火車又沿着湘江奔馳，湘江的水平靜得像碧綠的鏡子，里面行駛着

張着帆的大木船，搖着櫓的小船，也有順流漂送の木排和竹排，水里倒映着對岸的秀美的山峯。到了廣州，這真是個使人着迷的城市啊！好像滿城到處散放着奇異的花香和水果的香味。

從東北家鄉坐上火車，不停地奔走，走了六、七天，從北方到了南方。杜小星和何秀不止一次的談着這樣的話：

“咱們的祖國多麼大呀！”何秀驚奇地拍手喊着。

“像一幅圖畫，世界上最美麗的圖畫！”杜小星像一個小詩人似的說。

現在兩個孩子跟着杜大爺在廣州的街上漫步着，柔和甘潤的空氣這麼清新舒適，杜小星和何秀像兩只飛進萬花叢中的小鳥，喜悅地蹦跳着。他倆看甚么都覺得新奇好玩。路旁人家院子裡的幾棵椰子樹，像一把長柄的傘，頂上挂着累累的拳頭大的青椰子，他們也要停下看一陣，指指划划地談論不休。……

在公園旁邊，杜大爺買了一束紅艷艷的鮮荔枝，然後走進公園去，坐在一條長凳上，三個人吃着又甜、又鮮、又嫩的荔枝肉，一面說笑着。

杜小星忽然覺得應該把荔枝記下來，就從衣袋里掏出他的小本子和小金星鋼筆，可是第一個字就把他難住了，荔枝的“荔”字怎麼寫呢？

這時，背後一個人說：“荔枝的，荔’字不會寫，是嗎？草字頭下面一個力氣的‘力’，下面再並排兩個‘力’。”

三個人回過頭去，原來是王良在背後站着呢！